

司机的故事

□贾明明

每个司机都有故事。

司机与人打交道多,不管是载客的,还是载物的,总免不了与人接触,故事就这么发生了。

相对于开出租和公交的,无疑,开货车的更苦,尤其是跑长途的,过的是没日没夜的生活。吃不好、睡不好那是家常便饭。

老李就是跑长途的,靠着那辆半挂,家里盖起了小楼,又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。花了百万,也没见老李欠下饥荒。在村人眼里,老李家的生活是富足的,不少人都羡慕他的生活。老李倒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自豪的,更不会让后辈子承父业继续搞货车运输。他这辈子吃过的苦,不想再让两个儿子吃一遍。

老李和他的货车,跑遍了大半个中国。走过云贵川,跑过浙甘陕,到海南岛拉过香蕉,去吐鲁番运过葡萄。老李说过,有路的地方就有运输,运输就需要货车,开车就要司机。一句话,有路的地方就有司机。

跑运输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,是普通白领的几倍,前提是货车是自己的,给别人开车的不算。

老李说,搞运输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,随便一个意外、一个突发事件,就要搭进去几天的收入。

跑云贵川时,老李就遇到了意外。附近农户赶着羊群上了高速路,老李被逼得停车等待。可羊群迟迟没有通过,货车反而被几个放羊的给围了起来,说他压死了羊,嚷嚷着找老李赔钱,不赔就走不了。老李怀疑那羊根本不是他压死的,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,还是赔了钱私了。这种事即便叫来警察也说不清楚,白白耽搁时间罢了。

老李在路上还遇到过“借油”的。几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少年,用圆木拦路,逼停货车,说要借些油,将油管插进货车的油箱,放上一大壶,才让司机通过。遇上这种情况,司机也没什么好办法,只能自认倒霉,吃个哑巴亏。货车耽搁不起。

路上有坏人,也有好人。

老李开车半路抛锚,停在了一个偏僻的乡村,附近的乡亲走过,不时拿眼睛看他。初始,他还担心别人抢了他的货物。后来,当有人端着热腾腾的饭菜递给他时,他才稍稍安心。入夜时,又有人抱了旧棉被给他,叮嘱他别受了风寒。初冬的寒被驱散,老李被小村人的善意温润得心暖暖的。老李记下了村名,想着以后表达一下谢意。后来经过一番接触,他在这多了几个朋友。

老李说,几乎每个货车司机都干过超载的事。利益的驱使,让人铤而走险。明知道超载被抓到后,要罚款、扣分,可还是有人抱着侥幸的心理,干着超载的事。老李以前也干过,可这些年他想开了。他说,挣钱养家固然重要,可生命安全更重要。国家加大酒驾、超载的处罚力度,这是好事。一个老司机应该有觉悟,遵循法律法规,照顾好自己,顾及到路人的安危,再图谋着赚取更大的利益。

我问老李,这些年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?因为,据我所知,他常年都是在车上度过的,伴着星星、月亮。他说,方向盘上放块肉,就是一条狗上去,也能让车动起来。他的话语中透着苦涩,透着无奈。别人艳羡的高超车技,在老李口中竟是这个样子。

说完这话,老李又匆匆上车了。

我能体会到老李的心情。开车应该不是他的理想,只是被生活一步步推着前行。可他还是坚持了几十年,为了家也好,为了生活也好,他几乎从没停下来休息过。对于这样一个坚守的人,一个敬业的人,我只能表达我的尊敬。

车轮转动起来了,司机老李的故事还在延续。



枇杷传情

□陈红莲

那一晚健身回家打开手机,发现有一条未接电话,一看,是同学小凤来电。忙不迭回过去,没人接听。再看,小凤有微信留言,简单的两句:“在吗?”“发一个地址过来。”

难道小凤来宁波啦?我心一动,连忙低头发她微信,还未发出,电话又响,是小凤。

“喂,小凤,你在宁波吗?”

“我不在宁波,我在兰溪呀!”

“那发地址干吗呀?”

“是这样的,我这边的枇杷熟了,味道不错,你把地址发过来,我寄点给你尝尝。”

我知道寄新鲜水果最麻烦了,何况枇杷又易熟易烂,实在不方便走快递。起先我不想她寄,只说你有心就等于吃过了,谢谢啦。但是小凤不肯,说兰溪枇杷不错,尝尝味道吧,哎呀你别啰嗦啦,赶快发个地址过来。我马上把地址发了过去。

第三天早上九点就收到了一大箱枇杷,用整块泡沫垫底,一只只黄色枇杷嵌在一格格白色泡沫里,上面再隔一整块泡沫,这样一连装了好几层。

我说枇杷收到了,个个饱满,很好!小凤很高兴,跟我讲枇杷从熟人的舅舅处买来,快递也从种枇杷人那儿直接装箱发出,她事前一再叮嘱他挑好的,直到种枇杷的人承诺不大不甜不要钱,她才下单购买。我说小凤你送的是一份心意,枇杷好不好吃我都喜欢呀,干吗这么认真,小凤说那不行,我就想让你尝一尝兰溪枇杷的好味道。

小小的枇杷只只黄金娇嫩,每个枇杷留着一根毛茸茸的咖啡色果柄,捧一把放办公桌上,圆溜溜散落开来,像一只只可爱的逗号,枇杷表皮上那深深浅浅的芝麻色斑点,让我想起种枇杷人背脊上湿透衣衫的汗迹。剥开一只枇杷,忙不迭入口,多汁,酸酸甜甜,一下子满口生津,又连忙分给同事们吃,他们很开心,我更加高兴。

小凤是我中学同学,同桌过好几学期,可谓至交。她爱笑,脸上一只小小酒窝时隐时现,说起话来语速急且快,一双眼睛亮晶晶的,格外天真烂漫,性格随和。我很喜欢小凤,毕业后的几年内,我们还时不时见面,小凤教我打毛衣,教我拿起钩针钩头花,有了男朋友,在我耳边絮絮叨叨说她男朋友的种种好。

后来我离开了老家到宁波发展,她也离开了老家去兰溪创业,心心念念的一对好朋友,终究逃不过岁月的变迁,渐渐断了音讯。

年华似水,再次联系上,已过去了三十年。

那一年我按照她发过来的地址,寻到她老家的村庄上,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同学。她站在院里的一棵桂花树下,笑容可掬,初秋的阳光金子一样镀在她身上,远处青山如黛。我们拥抱相认,嘻嘻哈哈,仿佛回到了从前。小凤率真如旧,岁月善待她,并未在她身上刻下太多沧桑,仅胖了一些,想来生活过得知足安逸吧。果然,他们两口子一里一外,配合得天衣无缝,经过多年打拼,生意做得有声有色,已在兰溪置业,老家这边装修豪华的大房子也仅过年过节过来小住几天。坐在她宽大的客厅里,喝茶聊天,无拘无束,仿佛其中的三十年从未中断过联系,这种感觉非常美妙。我们依然无所不谈互相欣赏,曾经的青梅竹马,曾经的青葱岁月,曾经的许多美好记忆,没有掺杂进现实功利的成分,这是我最希望得到的结果。

也曾有过几位朋友,少年时感情珍珠般贵重纯洁,中年时好不容易联系上,走着走着慢慢发现不是自己想象中的以前的味道了,相处起来心里不安宁,不得不少了联络。总以为真正的朋友,不是有事相求时电话短信天天问候,办完事了人海茫茫一根针,杳无音讯。也不是没事找事无关痛痒天天无聊地来打扰,以表朋友情深曾经桑田。最好如小凤般,平日里各忙各的,想起我了,寄一箱枇杷,枇杷自然会传情。